

經義述聞

冊十



春秋名字解詁下一百三十五條

鄭游販字子明襄二十二年左傳

說文販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檀弓鄭注曰明目精

也

鄭公孫輒字子耳襄九年十年左傳

輒耳古字通說文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耳

耳者其耳垂也故以為名案春秋傳無秦公子耳蓋鄭公孫輒之

誤也耳垂謂之耳故車耳亦謂之輒說文輒車兩輪也輪車旁也

較車輪上曲鉤也麋乘輿金為耳也宋本為誤作馬毛本又於金下增飾字案史記禮書彌龍

徐廣曰乘輿金薄膠龍為輿倚較即所謂乘輿金為耳也彌與麋通輒車耳反出也大元積次四君

子積善至于車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范望注云蕃車耳也

蕃與輻通漢書景帝紀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輻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輻

應劭注云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案朱輻即古今注所謂文官赤耳也

今本古今注云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誤也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較與同文官赤耳

武官青耳然則輒輪較輒摩皆車耳也鄭大夫有姚句耳句同此

輪上曲鉤之義也晉文公名重耳晉大夫有梁益耳此重較為重

耳之義也

魯子叔輒字伯張昭二十一年左氏經注叔孫輒字子張哀八年左傳

耳垂左右皆外向其象侈張輒之反出以向外亦如之說文聃張

耳有所聞也大荒東經曰有一大人張其兩耳

秦耳字聞仲尼弟子傳

耳讀為聃耳聃古字通定四年左傳聃季史記管蔡世家衛康叔

世家並作耳季說文聃耳曼也各聃字開與各輒字張同義

李耳字聃

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云許慎云聃耳漫

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

鄭公孫黑肱字子張襄十八年左傳注

大戴禮王言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舒肘謂張兩肱也
八尺曰尋鄭注考工記梓人云張臂八尺

楚駢臂字子弓

仲尼弟
子傳

弓讀爲肱古字弓與肱通鄉射禮侯道五十弓鄭注云今文弓爲
肱昭二十一年春秋邾黑肱以盪來奔公羊作黑弓

齊后處字子里

仲尼弟
子傳

鄭風將仲子篇無踰我里毛傳云里居也論語里仁篇里仁爲美
擇不處仁焉得知鄭注云里者民之所居也

齊陳盈字子芒

元和姓纂有子芒云陳
儂子生子芒盈因氏焉

盈讀爲楹芒讀爲朵楹柱也朵棟也說文朵棟也從木亾聲引爾
雅曰朵廡謂之梁蓋朵者棟之一名朵廡者梁之一名謂之朵廡

者言梁上承棟棟之所留止也釋名檣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
謂之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蓋望與朵古同聲朵卽望也然則棟

謂之朵梁謂之朵廡故說文曰朵棟也又曰朵廡謂之梁辨其名

物之不同也或欲刪說文棟也二字非是

齊杞殖字梁襄二十三年左傳

殖讀為植立者謂之植橫者謂之梁爾雅植謂之傅傅謂之突郭

注曰戶持鎖植也衆經音義卷七引三倉云戶旁柱曰植墨子非儒

篇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淮南本經篇繇聯房植高注曰植戶

植也夏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注曰植築城植也是立

者謂之植也爾雅楣謂之梁柴廡謂之梁是橫者謂之梁也爾雅又曰

隄謂之梁亦取橫互之義

楚公子啓字子閭哀六年左傳

說文閭里門也名啓字閭取啓門之義王氏南陔曰啓與閭皆行

陳之名左氏襄二十三年傳言齊侯伐衛其軍有啓有胙孔疏以

左翼曰啓為賈逵說逸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

敦左右一卒曰閭孔晃注開猶啓皆陳名

卞仲由字子路魯顏無繇字路並仲尼弟子傳

繇與由同取由路之義也

楚屈建字子木襄二十五年左傳大子建字子木哀十六年傳

建讀爲鍵說文鍵鉅門也南都賦注所引如是今本作限門也誤從木建聲蓋鍵者

關牡所以鉅門使不可開也顏氏家訓曰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

百里奚五羊皮烹伏雌吹扃扃廣韻云扃扃戶扇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

爲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

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以上家訓門牡以木爲之故字子木

老子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淮南繆稱篇曰匠人斲戶無一尺

之鍵不可以閉藏

陳諸字伯爰唐書宰相世系表

諸讀爲堵爰讀爲垣小雅鴻雁篇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云一丈

爲板五板爲堵箋云徵民起屋舍牆壁百堵同時而起射義蓋觀

者如堵牆牆亦垣也

齊公孫竈字子雅昭三年左傳子雅韓子外儲說篇作子夏

雅讀為寤寤雅古同聲雅古音伍說見唐韻正故寤通作雅玉篇引倉頡篇

曰楚人呼竈曰寤

齊公子固字子城昭八年左傳注八年傳作子成假借字也十年傳正作子城

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襄十年左傳城小而固是其

義也或曰固城楚邑名昭十三年傳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是

也固城息舟城皆楚邑也杜注謂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非是

魯公孫宿字成哀十五年左傳注

成與城通隱元年春秋及宋人盟于宿杜注曰宿小國東平無鹽

縣也僖二十一年左傳所謂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國必有城故

字城

宋大宰盈字蕩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曰蕩聞之云云釋文蕩聞之

則盈其名也蕩字也

盈讀為程戶經他切方言榻前几江沔之閒曰程郭注曰今江東呼

為承程說文程牀前几也廣韻程牀切程也東方謂之蕩段

注曰謂之程者言其平也程之言呈說文呈平也案蕩亦平也齊風南山傳

云蕩平易也几平則謂之程又謂之蕩矣古音盈與呈通昭二十

三年穀梁春秋胡子髡沈子盈滅釋文盈本亦作逞襄二十二年

左傳樂盈自楚適齊史記晉世家作樂逞說文縵從糸盈聲讀若

聽或從呈作縵是其例也

宋公子何字弗父昭七年左傳

何讀爲枷音加弗讀爲拂音拂說文拂擊禾連枷也枷拂也釋名枷加

也加杖於柄頭以搗穗而出其穀也方言僉自關而西謂之拂齊

楚江淮之閒謂之棹音勃案拂之言拂也擊物之名也說文拂過擊

也擊謂之拂故擊禾者謂之拂拂棹聲相近故又謂之棹耳古音

何與枷通故枷通作何陳風澤陂篇有蒲與荷樊光爾雅注引作

有蒲與茄見澤陂正義茄音加是其例也枷之爲何猶加之爲柯也爾雅陵

柯齊語耒耜枷芟漢書王莽傳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韋顏注與說

文同

晉瑕呂飴甥字子金傳十五年左傳

飴讀為枱說文枱與耜同耒耑也從木台聲飴或從金徐鍇曰即耜

刃也音弋之反弋之反正與飴同音故借飴為枱鄭注考工記匠

人曰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又

注月令曰耜者耒之金也三倉曰耜耒頭鐵也見莊子天枱為耒

頭金故其字或從金作飴故瑕呂飴甥字子金

魯季公彌字鉏襄二十三年左傳齊犁彌字且單行本史記齊世家索隱

且即鉏之假借也彌讀為璽玉篇璽亡支青州人呼鎌也說文鉏

立耨斫也璽鉏皆所以芟夷者故名璽字鉏

魯商瞿字子木仲尼弟子傳

瞿讀為權釋名云齊魯謂四齒杷為權具俱切說文云杷收麥器也

蓋以木為之故字從木權之言俱也齒兩兩俱列也說文耒左右

視也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瞿稟舉朱切芑雷也芑互瓜切兩刃雷也

目兩視謂之雷兩刃雷謂之稟四齒杷謂之權聲義皆相近也准

南說林篇木大者根權山高者基扶言其根基之四布也爾雅四達謂之衢義亦相近

陳金父字仲爾

唐書宰相世系表

爾讀爲欄邁初六繫于金柅釋文柅說文作欄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子夏作鏞蓋絡絲之欄古或以金爲之故易曰繫于金欄而其字或從金作鏞玉篇銳古文欄金部字亦從金

附 號公鼓字石父

呂氏春秋當梁篇注案鼓周幽王時人在春秋前

鼓量名也所容重一石周語關石餽鈞韋注曰石今之斛也史記滑稽

傳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一石一斛也續漢書百官志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廣雅曰斛謂之鼓是鼓

與石同也或以十二斛爲鼓所容重十二石曲禮獻米者操量鼓

正義引何氏隱義曰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釋文引作

十二石案容十二石則其器甚大獻米者執之不便當以廣雅斛

謂之鼓爲是其器但容一石故小而易操也家大人曰管子樞言

篇云釜鼓滿則人概之荀子富國篇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益鼓

據左傳考工記釜受六斗四升盆受一斛二斗八升皆與一斛之鼓不甚相遠故或並言釜鼓或並言盆鼓也

晉楊食我字伯石

昭二十八年左傳

王氏南陔曰廣雅石柘也說文柘百二十斤也稻一柘為粟二十斗禾黍一柘為粟十六斗大半斗漢書食貨志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引之案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

楚囊瓦字子常

昭二十三年左傳

常讀為賞丁浪切常賞皆以尙為聲故借常為賞說文賞大盆也從

瓦尙聲廣雅賞贗也贗胡監切說文作鑑云大盆也急就篇曰甌賞甌瓠罍盧

或曰以甌發井也漢書游俠傳觀瓶之居居井之眉一日更礙為嘗所輻顏注曰嘗井以甌為發者也大盆謂之嘗井發亦謂之嘗

皆瓦質也

齊步叔乘字子車

仲尼弟子傳

齊公孫捷字子車

昭八年左傳注

子淵捷字子車

二十六年傳

取疾驅之義說文逮疾也逮與捷同

齊北郭佐字子車

襄二十八年左傳

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戎獵之副曰佐案檀弓魯莊

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

綏此戎車之副也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此

獵車之副也

附齊田廣字駢

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慎子曰田駢名廣

駢讀為莘春官車僕掌廣車之莘莘車之莘

釋文莘薄經反又薄田反

鄭注云

皆兵車也廣車橫陳之車也莘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

春秋傳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孫子八陳有

莘車之陳故書莘作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為駢車

釋文駢薄經反

案廣與

萃皆兵車之名故名廣字萃

齊梁邱據字子猶

昭二十一年左傳

據讀為遽猶讀為輶遽也輶也皆車之輕且速者也爾雅遽傳也
僖三十三年左傳且使遽告於鄭吳語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杜
韋注並云遽傳車也昭二年左傳子產懼弗及乘遽而至則遽為
車之最速者遽者疾也車輕行疾故謂之遽也爾雅輶輕也說文
輶輕車也秦風駟鐵篇輶車鸞鑣毛傳與爾雅同

魯曾參字子輿

仲尼弟子傳

參讀為駢秦風小戎篇箋云駢兩駢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初駕
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為參故謂之駢又駕一
馬乃謂之駟故說文云駢駕二馬也駟一乘也總舉一乘則謂之
駟指其駢馬則謂之駢詩稱兩駢如舞二馬皆稱駢禮記稱說駢
而賻之一馬亦稱駢是本其初參遂以為名也名駢字子輿者駕
馬所以引車也

秦公子鉞字伯車

晉語

鉞讀為鈇

玉篇其鈇切又敕淹切

鉞鈇古字通夏官射鳥氏注并夾鉞箭具

釋文鉞其炎反李其巖反沈云或作鈇是也說文鈇膏車鐵鈇

魯孔穿字子高

史記孔子世家

穿車轂口金也高讀為膏車行則膏轂之穿以利轉故穿字子膏

也先鄭考工記注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後鄭云大小穿皆謂金

也說文釭車轂口鐵也史記田敬仲世家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

然而不能運方穿言必以膏之滑運穿之圓也孟軻荀卿傳炙轂

過髡集解云劉向別錄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索隱云過

為潤轂之物今人車旁懸小油瓶而置毛帚於其中時出其油以

潤轂口大穿小穿皆潤之謂之膏車是也

秦公子繫字子顯

說文繫或鬲字云絆馬也檀弓子顯以致命於穆公鄭注云使者

公子繫也引盧植注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鞮

呼見切

案鞮說文

作鞮云箸腋鞵也

左傳釋文正義並引作箸掖皮也

釋名鞵經也橫經其腹下也

義與說文相近惟僖二十八年左傳鞵鞞鞞杜預注云在背曰

鞵與說文釋名異義史記禮書絞鞵徐廣用說文小司馬用釋名

而玉篇廣韻則皆用杜注不復存古義矣

齊宗樓字子陽

哀十一年左傳

樓讀為鏤陽讀為錫大雅韓奕篇鉤膺鏤錫傳曰鏤錫有金鏤其

錫也箋曰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春官巾車玉路錫鄭注

曰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

宋樂轡字子蕩

襄六年左傳

蕩讀為鞵廣韻鞵

與章切馬額上鞞鞞

則古切勒名

說文勒馬頭絡銜也案鞵勒

之在額上者也疑卽詩鉤膺鏤錫之錫字或從革耳廣韻錫

馬額飾聲義正同轡與勒相近故名轡字鞵鞵與蕩聲相近故通

作蕩鞵之為蕩猶湯谷之為湯谷也

史記五帝紀索隱

鄭然丹字子革

昭十三年左傳

秦音 或曰卷讀為彊巨員切 說文彊弓曲也

楚令尹舍字子發荀子彊國篇

發讀為拔古字發與拔通鄭注檀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 秦風駟鐵篇舍拔則

獲傳云拔矢末也箋云拔括也緇衣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釋亦舍也或曰發發矢也與舍同義

楚公子比字子干昭十三年左傳

牧誓比爾干傳云干楯也正義曰並以扞敵故言比

齊弦章字子旗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弦章韓非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商章古字通新序雜事篇作弦寧章字之誤也管子

小匡篇作子旗蓋弦章之字

謂旌旗之采章也月令曰命婦官染采以為旌章小雅六月篇曰

織文鳥章大雅韓奕篇曰淑旂綏章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旄龍章

而設日月爾雅曰因章曰旃皆謂旌旗旗章所以立表以示眾人

因而凡物之表皆謂之章亦謂之旗閔二年左傳衣身之章也佩

衷之旗也杜注云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昭元年傳舉之表旗

而箸之制令

鄭公子偃字子游成六年左傳注駟偃字子游昭十六年傳注晉荀偃字伯游襄十年

傳籍偃字游晉語注吳言偃字子游仲尼弟傳顏成偃字子游莊子齊物論篇

偃讀為放說文从旌旂之游放蹇之兒讀若偃古人名偃字子游

案从本字也偃借字也古人名字多假借必讀本字而其義始明

齊欒施字子旗昭十年左傳鄭豐施字子旗昭十六年傳注魯巫馬施字子旗仲尼

楚鬬成然字子旗昭十三年左傳

楚說文施旗兒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旆旗旆施也

成然旃也疾言之為旃徐言之為成然成然之合為旃猶終葵之

合為椎也說文椎齊謂之終葵成與旃終與椎今韻俱不同位而呼旃為成

然呼椎為終葵者古音寬緩依類相從非若後世之拘牽破碎也

左傳宋元公大子欒史記宋世家作頭曼董道廣川書跋云孫炎

以繼為頭曼合聲史記貨殖傳范子計然徐廣注云計然者范蠡

經義述聞

之師也名研研亦計然之合聲計與研頭與樂俱不同位也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通帛為旌旌與旂同爾雅曰因章曰旂說文旂旗曲柄也所以旒表士衆

榮旂字子祺仲尼弟子傳

祺讀為旗唐書禮樂志正作榮子旗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為旂爾雅曰有鈴曰旂

楚文之無畏字子舟文十年左傳

無語詞畏讀曰棖舟上柱也釋名曰船又曰舟言周流也其前立

柱曰棖俗作桅說文無桅字棖巍也巍巍高貌也

周王札子字捷宣十五年左氏經傳杜注曰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

捷讀曰楫船櫂也釋名曰船在旁撥水曰櫂又謂之札形似札也

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是楫與捷聲相近玉篇楫才立子葉二

切捷疾故楫通作捷

楚成得臣字子玉僖十七年左傳

春秋定九年夏得寶玉大弓左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

用也凡獲器用曰得案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

讀為德古字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釋文姚本德作得論語微子篇何德之衰漢石經德作得

玉藻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曰君子貴玉

而賤珉者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夫玉之所

貴者九德出焉

齊陳瓘字子玉哀十五年左傳

昭十七年左傳瓘工切玩 瓘玉瓘杜注云瓘珪也瓘玉爵也案珪乃

玉瓘之柄見考工記 既言玉瓘則柄在其中不得更言作柄之珪

矣且珪與瓘一物也瓘又一物也瓘玉瓘之閒何得雜之以瓘乎

遍考書傳亦無謂珪為瓘者杜說非也今案瓘瓘與玉瓘對文則

瓘乃玉石之名說文瓘玉也引春秋傳曰瓘瓘然則瓘瓘者以瓘

為瓘猶玉瓘以玉為瓘也竊疑瓘為琨之或體說文琨石之美者

從玉昆聲或從貫作瓊禹貢瑤琨馬融本見釋文 及漢書地理志皆

作瑤瓊禹貢釋文引韋昭音貫蓋漢書音義正與瓘同音瓘即瓊也瓘

學猶言瑤爵耳王肅注禹貢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故陳瓘字子

玉矣說文誤分瓘瓊為二字耳

衛蘧瑗字伯玉襄二十六年左傳

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說文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楚觀從字子玉昭十三年左傳

從讀為琮才宗切聲相近而假借也說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釦

附魏翟觸字璜說苑臣術篇

大戴禮記保傅篇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玼

珠以納其閒玉藻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正義

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

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

石作蜀字子明仲尼弟子傳案廣韻以石作為複姓

蜀讀為燭韓子外儲說篇曰舉燭者尚明也

齊陳書字子占昭十九年左傳

說文占視兆問也金滕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鄭

注云三龜占書亦合於吉正義云周禮大卜其經兆之體皆

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呂刑明啓刑

書胥占亦謂明開刑書相與視之也

鄭石制字子服宣十二年左傳

制讀爲製說文製裁衣也定九年左傳皙憤而衣狸製服虔注云

狸製狸裘也見齋風七月正義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注

云製雨衣也說苑復恩篇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

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史記叔孫通傳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則製乃衣服之通稱也

魯仲孫宅字子服魯語

宅讀爲袞說文袞裾也裾衣袞也

紀裂繻字子帛隱二年左傳

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注云鞶小囊威悅巾者有飾緣之則是鞶

裂與此讀桓二年左傳之鞶厲為鞶裂詩云垂帶如厲小雅都人士箋云厲當作裂紀子帛名

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案鞶囊有飾謂之裂書傳無文詩毛傳

及左傳服注並云厲帶之垂者無煩讀厲為裂而以為鞶囊之飾

也裂繻蓋謂裂帛邊以為符信漢書終軍傳關吏子軍繻張晏注

云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注云繻帛邊也舊闕出

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紀子帛名裂繻則裂繻

為符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漢世矣

陳公子佗字五父莊二十二年左傳

佗讀為純召南羔羊篇素絲五純素絲五緘素絲五總毛傳曰純

數也緘縫也案訓緘為縫本於爾雅尋繹三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訓總數也案純緘總皆

數也五絲為純四純為緘四緘為總五純二十五絲五緘一百絲

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純次言五緘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

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為繻倍繻為升倍升為緘緘今本譌作緘埤雅

引此正 倍緘為紀倍紀為緘倍緘為緘與總通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緘字又作總

然則緘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緘八十

為緘之數與倍紀相合純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純本又作侗春秋時

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為純即西京雜記之緘矣

附周王子叔繡字錯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云錯叔繡文王子案繡

稱錯叔繡各與伯仲叔季並稱者猶夏后禹之為伯禹周公旦之為叔旦也

王氏南陔曰說文繡五采備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錯金涂也詩大雅韓

奕篇簞第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孟子云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是錯與繡有文章交錯之義左思蜀都賦云疆理綺錯引之案

秦策云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是繡固文章相錯者也故地形之

相錯者取喻於繡焉

鄭公子論字子印春秋世族譜

論讀為綸漢書古今人表鄭成公綸顏注曰綸音工頑反綸印綬也說文綸糾

青絲綬也印執政所持信也法言孝至篇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

軌注云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後漢書仲長統傳無半通青綸之命李賢注引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綬案墨子號令篇云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大小封之守還授其印又云候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史記蔡澤傳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蓋官吏之有印綬由來已久鄭公子綸字子印則春秋時已有佩印綬者不始於漢矣

齊公子于字且哀六年左傳南郭且于杜注且于齊公子鉏也案且與鉏通鉏其字也于其名也文十一年傳正義曰古
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且于

于讀為芋且讀為菹釋文且子餘反聲與菹相近說文菹酢菜也士喪禮甒豆

兩其實葵菹芋羸醢鄭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為芋公子齊人故取

以為名字與

顏祖字襄仲尼弟子傳

祖讀為菹祖菹皆從且得聲襄讀為釀釀從襄聲聲近假借也廣雅釀曹憲

音壤 隨也。隨與菹同。說文釀菜也。廣韻云釀菜為菹。菹亦與菹同。釀之言釀也。鄭注內則說菹云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釋。

名云菹阻也。生釀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或曰祖讀為

坦，裏讀為壤。方言坻坦。郭音場也。音傷梁宋之間，蚘蜉、犂鼠之場

謂之坻蟻場。謂之坦。郭注云蟻蚘蟪也。其糞名坦。隱三年穀梁傳

疏，壤徐邈音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

壤。壤即場也。

鄭公子平字子豐。春秋世族譜

平疑當作年。隸書年字或作非。見北海相景君銘孔龢碑與平相似而誤。各年

字豐取豐年之義也。齊僖公之母弟夷仲年亦以年為名。

秦白丙字乙。僖三十二年左傳作白乙三十二年傳作白乙丙者文十一年傳正義曰

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丙火也。剛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各丙字乙者取火生於木，又剛柔

相濟也。

經義述聞 二十三

鄭石癸字甲父

春秋世族譜以石甲父石癸爲一人元和姓纂曰鄭石癸字甲父

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剛日也名癸字甲者取水生於水又剛柔

相濟也

楚公子壬夫字子辛

襄五年左傳

壬水也剛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者取水生於金又剛柔

相濟也匡謬正俗曰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

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

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

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榦若以辛生則不得名

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

夫不宜穿鑿改易爲壬也

以上匡謬正俗

案顏說非也公子午字子庚自

以榦支相配公子壬夫字子辛自以十榦相配二者意義各殊不

得以彼例此也若謂同是十榦不宜相配則何以秦之白丙字乙

鄭之石癸字甲父衛之夏戊字丁乎十榦相配義取五行相生非

謂其以此日生也又何嫌於名壬字辛乎古人名字相應若如顏說作王則與辛不相應豈古人名字之例乎

衛夏戊字丁哀十一年二年十五年左傳

戊土也剛日也丁火也柔日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於火又剛柔

相濟也

楚公子午字子庚襄十八年左傳

小雅吉日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傳云外事以剛日

鄭印癸字子柳昭十六年左傳注

柳讀為酉說文柳從木卯聲卯古文酉是酉柳聲相近故借柳為

酉也酉之為柳猶酉之為留也漢書律曆志曰留孰於酉訓酉為

留也留亦以卯為聲

錢氏廣伯曰吳志虞翻傳注翻說堯典柳谷曰古大篆卯字讀當

為柳古柳卯同字案堯典以卯為柳此以柳為卯

魯顏幸字子柳仲尼弟子傳

錢氏廣伯曰幸乃辛之譌柳亦當讀為非引之案明金蟠本家語
正作顏辛洪邁隸續釋魯峻石壁殘畫象顏子柳云考孔子家語
史記七十子傳顏子柳名辛則所見弟子傳辛字尚不誤

附魯泄柳字子庚孟子告子篇子柳子思為臣趙注曰子柳泄柳也說苑雜言篇子柳作子庚

錢氏廣伯曰柳亦當讀為非引之案非古文西淮南時則篇云仲
秋之月招搖指酉其日庚午故名酉字庚

楚鬬宜申字子西傳二十六公子申字子西哀六年傳魯曾申字子西經典

敘釋文錄

淮南時則篇孟秋之月招搖指申其位西方文十八年左傳齊懿

公游于申池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水經淄水注云系水出

齊城西南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疑當

作南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然則西謂之申古之恆言也各宜申

者謂宜直申方也宜申猶言利西南耳

楚公子辰字子商成十年左傳

昭元年左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杜注曰商邱宋地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邱因闕伯故國祀辰星

鄭公子宋字子公宣四年左傳

宋國公爵

晉女齊字叔侯襄二十九年左傳

齊國侯爵

陳公子楚字子宋蓋元和姓纂

鄭游楚字子南昭元年左傳魯林楚字南定八年左傳臨南與林通南其字也子叔

文楚字仲南元和姓纂引世本案文疑之字之誤春秋時燭之武侯之狐文之無畏耿之不比皆以之爲語詞

商頌殷武篇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衛公子楚字南一名荆春秋世族譜以公子荆南楚爲一人案南楚見昭二十年左傳楚名也南字也古人連言

名字者皆先字後名故稱南楚楚又名荆耳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皆人名

秦秦祖字子南仲尼弟子傳

祖讀為楚聲近假借也荆楚之楚通作祖猶詩衣裳楚楚之楚說

文引作醴也祖醴皆以且為聲秦祖字子南猶游楚字子南也或曰祖讀

為沮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字

或作睢定四年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哀六年傳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杜注云四水在楚界故字子南

衛公子郢字子南哀二年左傳

說文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

陳夏徵舒字子南成二年左傳又元和姓纂楚公子追舒字子南襄二十二年左氏經傳

徵古懲字魯頌閟宮篇荆舒是懲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作荆

舒是徵懲舒追舒蓋以時事名之也定八年左傳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

之曰陽州文十二年左傳羣舒叛楚杜注云羣舒舒庸舒鳩之屬今廬

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

陳公子少西字子夏宣十一年左傳即楚語公子夏也鄭公孫夏字子西襄十年傳注

西夏國名也逸周書史記篇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或曰大夏山名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昔者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注云大夏西方之山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注云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

魯苦越字夷定七年八年左傳

鄭靈公夷字子蠻成二年左傳一字子絡昭八年傳

齊東郭牙呂氏春秋重言篇字垂說苑權謀篇

牙讀爲圉牙古讀如吾與圍聲近而通爾雅圉垂也孫炎云圍國之四垂也大雅

桑柔正義

晉師曠字子野昭八年左傳

小雅何草不黃篇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云曠空也曠或作曠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趙注云獸樂

曠野

附 楚屈平字原 史記屈原傳 楚辭離騷注

爾雅廣平曰原昭元年公羊傳上平曰原

附 趙李緣字牧 秦策

緘當為極極古藪字禮運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鄭注云極聚草也

釋文極素口反徐摠會反澤也本或作藪案徐音摠會反則所見

本極誤作楫可知然則秦策亦是極譌為楫傳寫者又譌為緘耳

名藪字牧者天官大宰九職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鄭注云澤無水

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楚沈諸梁字子高 哀十六年左傳

廣韻楚文王庶子有食邑諸梁者諸都古字通 禹貢孟豬夏官職方氏作望諸史記

夏本紀 諸梁蓋即都梁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都梁侯 作明都

長沙定王子漢書地理志零陵郡都梁侯國水經資水出零陵都

梁縣路山酈道元注云都梁縣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

子敬侯遂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俗謂

蘭爲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案梁者橫互之稱故山多以梁爲

名若書治梁及岐詩突突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梁山之犀象孟子去邠踰梁山齊策畢黍梁父山海經嬰梁山高粱山水經注嵩

梁山之類不可枚舉都梁山亦是也蘭草本因所生之山而得名非山因所

生之草而得名也其名都梁者或取水滄山上之義說文瀦水所

停也檀弓鄭注云南方謂都爲豬都梁者瀦梁也都梁山名故字

子高

魯公孫有陘字山

爾雅山絕陘郭注云連山中斷絕說文陘山絕坎也陘之言陘也

廣雅陘古定切隔也隔絕不相連之稱也凡兩山中斷以成隘道者

皆謂之陘故述征記云太行山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見元和郡

志或曰山阪謂之陘廣雅陘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然

趙注云山徑山之領徑與陘通領亦阪也廣雅嶺阪也法言吾子篇作

山陘之蹊

宋公子段字子石襄二十一年左傳鄭公孫段字子石印段字子石並襄二十七年傳

段讀為礮字或作鍛大雅公劉篇取厲取鍛傳云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說文礮厲石也引春秋傳曰鄭公孫礮字子石唐元度九經字樣礮音霞見春秋案陸德明毛詩音義鍛本又作礮丁亂反引說文云礮厲石又引字林大喚反廣雅礮礪也曹憲音都玩反則礮之音段相承自古唐以前未聞有作礮而音霞者也礮從石段聲故鄭公孫礮左傳但作段則所謂見春秋者亦必作礮而不作礮音段而不音霞矣玉篇礮都亂切礪石也礮下加切礮高下也礮礮字體各異音義俱別又安可讀礮厲之礮為礮礮之礮乎徐鍇徐鉉音說文礮字為乎加切蓋沿唐元度之誤而不知耳

曰鄭公孫礮字子石亦沿俗本說文之誤

廣韻下平聲九麻礮胡加切礪石也引春秋傳

楚公孫龍字子石仲尼弟子傳

龍讀為礮礮亦厲石也說文礮礪也從石龍聲音語趙文子為室

斲其椽而礮之賈逵注云礮磨也見枚乘諫吳王書注荀子性惡篇鈍金必

待龔厲然後利楊注云龔厲皆磨也

魯公子堅字石元和姓纂魯僖公生共叔堅堅生惠叔子叔為公石氏案石蓋堅之字公石者公子石也猶公子衍公子

為之稱公
衍公為

呂氏春秋誠廉篇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

齊公孫青字子石昭二十一年左傳

齊風箬篇充耳以青乎而毛傳云青青玉也正義云考工記玉人

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亦謂玉石雜也青為

玉石雜故字子石或曰青空青也石之類也秋官職金掌凡金玉

錫石丹青之戒令鄭注云青空青也管子小稱篇丹青在山民知

而取之揆度篇秦明山之曾青神農本草玉石部有空青曾青白

青扁青膚青

魯公斂陽字處父定八年左傳

僖二十八年穀梁傳山南為陽大雅皇矣篇居岐之陽是其義也

或曰陽温也商風七月箋管子宙合篇夏處陰冬處陽謂夏就寒冬就

温也

宋蕩澤字子山

成十五年左傳

齊公子湫字子淵

廣韻下平聲一先及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

說文湫

子了切又即由切

安定朝那有湫淵漢書郊祀志湫淵祠朝那蘇

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

生草木顏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徹可愛不容穢濁或諠汚

輒興雲雨案湫者水清之貌淮南原道篇湫寥寂寞高注云湫寥

清靜也淵水清徹故謂之湫矣

魯顏回字子淵

仲尼弟子傳

說文淵回水也回淵水也

又部復字注

列子黃帝篇鯢桓之潘為淵止

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

之潘為淵雝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殷敬順

釋文云潘本作蟠蟠洄流也

洄與同

荀子致士篇水深則回釋名說

弓云簫弣之閒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回水為淵亦水之宛曲盤

回也

鄭公孫閱字子都隱十一年左傳

攤水謂之閱聚水謂之都說文閱遮攤也閱與遏通廣雅都聚也

水經文水注曰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濬漢書召信臣傳開通溝

瀆起水門提閱顏師古注云閱所以壅水提閱即隄堰也爾雅隄謂之梁

鄭仲師注天官敝人云梁水堰也堰與堰同又謂之塈文選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

作塈音塈魏志劉馥傳與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塈以溉稻田塈之言遏也遏之則聚而成都

矣禹貢熒播既豬豬與澹同傳云熒澤播水已成遏豬正義云言壅遏

而為豬史記夏本紀作熒播既都檀弓滄其宮而豬焉鄭注云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地官

稻人以豬畜水鄭注引春秋傳規偃豬襄二十五年左傳云偃豬者畜流

水之陂也案偃豬即遏豬偃遏一聲之轉耳

滅字子蒲檀弓

王氏南陔曰滅即莫之借字說文莫字說引周書曰布重莫席織

藟席也讀與蔑同藟蒲子可以為平席今周書作敷重蔑席馬融

云蔑纖蕝文釋王肅云纖蕝革席疏蔑字是漢時通用古文蓋作莫

莫是纖蕝蕝為蒲子故名莫字蒲

秦公孫枝字子桑傳九年十一

楚鬪椒字伯芬傳二十八年一字子越文九年十周劉狄昭二十字伯

蚤昭二十

芬芬古字通說文芬艸初生其香分布也或從艸作芬又曰撈香

木也荀子禮論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故名椒字伯芬越謂香之

發越也韋昭晉語注曰越發聞也宋玉高唐賦曰越香掩掩司馬

相如上林賦曰衆香發越是也故又字子越狄當為秋字形相似

而誤也中山經大山有草其葉狀如萩而赤華韓子十過篇萩萩楚今本萩譌作萩趙策秋蒿苦楚今本秋譌作萩萩萩

者椒之假借古聲椒與秋同故椒或作萩文九年左氏春秋經楚

九年公羊釋文亦襄二十六年左傳舉昭三年傳子服椒或作湫舉古今人表作湫舉昭三年傳子服椒

十三年傳又作秋也劉秋字伯蚤與鬪椒字伯芬同芬蚤皆芬之

假借也鬪伯芬之子為蚤黃見說苑善說篇蚤即芬也以其父字為氏

鄭公孫薑字子蟠襄九年左傳注

說文薑毒蟲也薑與蟠居天毒蟲也徐本皆云蟠蟲也案說文

蟠為毒蟲矣蟲也之上本有毒字寫者脫去耳蕭該漢書朱博案

蟠即薑也以其尾之夭蟠上曲故謂之蟠鄭公孫薑字子蟠齊公

孫薑字子尾其義一也禹貢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說文云夭屈也

喬高而曲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小枝上繚為喬釋獸

人曰橋郭璞注句如羽喬曰樹枝曲卷似鳥毛羽注小枝上繚為

喬曰謂細枝皆翹繚上向注人曰橋曰頻伸夭橋大人賦低昂夭

蟠以倨傲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喬橋蟠聲近而義同小雅都人

士篇卷髮如薑箋云薑螫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是其義矣

齊公孫薑字子尾昭三年左傳

魯公子奚斯字子魚閔二年左傳

奚讀為鮭聲近假借也鮭廣韻古攜苦圭戶佳三切音皆與斯語

詞北山經敦薨之水其中多赤鮭郭注云今名鯪鮭為鮭魚論衡言毒篇毒螫渥者在魚則為鮭與鯪鮪故人食鮭肝而死今人所謂河狔也或曰奚斯馬名赭白馬賦注引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或作雞斯藝文類聚獸部上引太公六韜曰太公與散宜生得犬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是也字子魚者魚讀為圍鄭衆注夏官校人曰養馬為圍

衛史鱮字魚

襄二十九年左傳注論語衛靈公篇注

爾雅鱮鱮郭注云今泥鱮釋文引字林云似鱮鱮同俗作鱮短小

晉羊舌鮒字叔魚昭十三年左傳

廣雅鱮鮒也并九二井谷射鮒鄭注云所生無大魚但多鮒魚耳

言微小也見劉逵吳都賦注今人謂之鯽魚

楚公子鮒字子魚昭十七年左傳

爾雅鮒鮒郭注云江東呼鮒魚為編案今人猶謂之編魚

衛祝鮒字子魚鮒定四年左傳作鮒假借字也論語雍也篇憲問篇正作鮒

爾雅鯊鮪郭注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小雅魚麗篇魚麗

于鬻鱠鯊釋文引舍人爾雅注云鯊石鮪也陸機疏云鯊魚吹沙

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見初學記鱗介部

梁鱸字叔魚仲尼弟子傳集解云鱸一作鯉

衛風碩人篇鱸鮪發發陸機疏云鱸形似龍銳頭口在領下背上

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

郭璞爾雅注云鱸大魚似鱠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

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

魯孔鯉字伯魚史記孔子世家

衛公子鱣字子鮮襄十四年左傳

士喪禮魚鱣鮪九釋文鱣市轉反劉市專反呂氏春秋本味篇魚之美者洞庭

之鱣高注曰鱣魚名鮮說文作鱣云新魚精也段云精即鱣字大雅韓奕

篇魚鼈鮮魚

衛庚公差字子魚襄十四年左傳孟子離婁篇作庚公之斯古音支歌相近斯即差也

差讀為養說文養側下切藏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養一曰

大魚為養小魚為鮓字或作鯪天官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注云

若荊州之鯪魚青州之蟹胥

宋公子圍龜字子靈成五年左傳

圍讀為違同聲假借也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管子形勢篇其功逆

天者天違之表記不廢日月不違龜筮違龜猶違卜也大誥曰王

害不違卜是也靈猶神也頤初九曰舍爾靈龜春官龜人天龜曰

靈屬爾雅曰龜俯者靈

魯展喜字乙傳二十六年左傳展喜魯語作乙喜案喜名也乙字也

稱乙喜猶晉解侯字張而左傳稱張侯鄭公子駮字子駮而楚語稱駮駮也

乙當為乞說文乞烏轄切元鳥也齊魯謂之乞駘或從鳥又曰孔通

也從乞從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

字子孔案嘉者喜也禮運鄭注嘉樂也樂亦喜也祭義父母愛之

九年左氏春秋公子嘉公羊嘉作喜漢書古楚辭天問簡狄在臺今人表鄭簡公嘉史記十二諸侯表嘉作喜

譽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嘉王注云簡狄侍帝譽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是也古者之至而喜故名喜字之

越文種字禽呂氏春秋當染篇注

種讀為雖玉篇雖充鞏切雀也廣韻雖小鳥飛也故字禽

晉韓籍字叔禽元和姓纂

籍讀為鵲古音籍與鵲相近詳見唐韻正故鵲通作籍春秋時晉有蒲

城鵲居成二年左傳正義引世本戰國時秦有扁鵲策莊子有瞿鵲子齊物論篇是

古人多以鵲為名者也名鵲故字禽

附楚項籍字羽史記項羽本紀

籍亦鵲之假借鵲鳥名也故字羽

原籍字亢仲尼弟子傳原亢籍集解引家語曰名亢字籍案亢字也籍名也稱亢籍者文十一年左傳正義曰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家語非也

籍亦鵲之假借字亢者爾雅曰亢鳥隴

陳亢字子禽論語學而篇鄭注

與原鵲字亢同義

魯公子翬字羽父

隱四年左傳

鄭公孫揮字子羽

襄二十四年傳

翬本字也揮借字也爾雅鷹隼醜其飛也翬舍人注云翬翬其飛

疾羽聲也

小雅斯干篇正義

或曰翬雉名公子翬字羽猶項鵲字羽也爾

雅說雉曰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郭注云言其毛色

光鮮

晉知瑩字子羽

晉語注

瑩讀為鶯小雅桑扈篇有鶯其羽毛傳云鶯然有文章廣韻鶯鳥

羽文也

晉卻豹字叔虎

晉語注

楚成熊字虎

昭十二年左氏經傳

成熊公羊作成然字之誤也隸書熊字作熊

漢劉熊碑

或作熊

白石神君碑

然字作然

劉熊碑

或作然

鄒閔頌

字形相似故誤白虎通義號篇黃帝

有天下號曰有熊本皆誤為自然正與此同

晉羊舌虎字叔羆

唐書宰相世系表

楚鬬穀於菟字子文

宣四年左傳若敖娶于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邳淫於

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

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反謂虎於菟音菟音徒故命

之曰鬬此字衍說見經義述聞左傳穀於菟案於菟虎文貌說文菟黃牛虎文

讀若涂菟餘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餘於

菟云者言其文之於菟然也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

同單言之謂之虎重言之謂之於菟

鄭罕虎字子皮

襄三十四年左傳

宋華緇字子皮

昭二十一年左傳

爾雅緇丑于切似狸郭注云今緇虎也大如狗文如狸

魯展獲字禽

魯語

說文獲獵所獲也曲禮正義曰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

毛謂之獸通而為說獸亦可曰禽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

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

則禽未必皆鳥也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以上宋正義名獲字禽者義取田獵得獸也或曰戰伐得囚俘曰獲亦曰禽

禽古擒字也周易集解并卦崔憬注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杜注云禽

獲也僖二十二年傳不禽二毛即檀弓之不獲二毛也

鄭公子駢字子駟襄八年左傳

說文駢駢旁馬駟一乘也墨子七患篇云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駢

駢謂但駕兩服不駕兩駢也秦風小戎正義云車駕四馬在內兩

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春秋時鄭公子駢字子駟是有駢乃

成駟也桓三年左傳正義云駢馬名駢者以駟馬有駢駢之容故

少儀云駢駢翼翼案駢之言分也左右分列也駢之言妃也左右

相配也駢之言駢也與兩服相並倚也駢之言棊也與兩服為輔

弼也若取駢駢翼翼之義則四牡駢駢小雅所詠不得兩駢獨謂

之駢矣

魯子家羈字駒荀子大略篇注

說文羈馬絡頭也馬二歲曰駒案絡頭今謂之籠頭馬一歲則箸

籠頭

萊正輿子字子馬荀子堯問篇注

駕馬所以引輿也

宋司馬耕字子牛仲尼弟子傳一名犂論語顏淵篇注魯冉耕字伯牛仲尼弟子傳

古者耕以人耦不用牛力作耕非本義也耕當讀為犂說文犂口莖

切牛犂下骨也引春秋傳曰宋司馬犂字牛即司馬耕也昭二十

年傳有華犂孟子告子篇有宋犂是古人多以犂為各司馬犂亦

是也再耕亦當為冉犂古字假借耳司馬牛一名犂者論語雖也

篇犂牛之子駢且角何注云犂雜文也淮南說山篇凱屯犂牛既

科以犂辨犂今本誤作犂高注云犂牛不純色

莒苑牧之字羊昭二十二年左傳案昭二十年傳有苑何忌則苑乃姓也古姓名與字並稱者恆先字而後名若百里孟

明視苑羊
牧之是矣

宋羊斟字叔牂

宣二年左傳案羊斟名也

羊斟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羊羹案羊斟即羊羹也肉汁謂之羹亦

謂之斟燕策厨人進斟羹史記張儀傳作厨人進斟

趙世家使厨人操銅料行

斟索隱云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方言斟汁也北燕朝鮮冽水之

間曰斟關西曰汁羊斟字叔牂者爾雅云羊牝牂錢氏曉徵養新

錄云淮南繆稱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為

斟酌之義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當以羊為其御之名斟不與二字

為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傳文後兩斟字或後

人所加引之案呂氏春秋察微篇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

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則

華元之御自以羊斟二字為名傳云其御羊斟不與又云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又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皆以羊斟

連讀不得以斟不與二字為句亦不得謂下文兩言羊斟斟字皆

後人所加也淮南所云當由誤讀左傳而然殊不足據漢書古今人表亦有羊斟斟字之屬上讀明甚

衛高柴字子羔仲尼弟子傳

柴讀爲犖同聲假借也說文犖玉篇七移切羊名躠皮可以割黍召南

羔羊傳云小曰羔大曰羊

名字相應故訓所存而古義不可周知姑闕所疑以俟達者列如

左

晉寺人勃鞞字伯楚晉語一名披僖五年左傳案勃鞞之合聲爲披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僖八年左傳

魯公子買字子叢僖二十八年左傳

楚公子嬰齊字子重宣十一年左傳注

楚公子貞字子囊成十五年左傳注

鄭良霄字伯有襄十一年左傳注

鄭罕嬰齊字子蠡昭十六年左傳注

楚伍員字子胥 昭二十年左傳注

魯季公亥字若 昭二十五年左傳

宋樂祁字子梁 定八年左傳

衛公孫彌牟字子之 哀十二年左傳注

齊顏涿聚字庚 哀二十三年左傳注

宋樂茂字子潞 哀二十六年左傳

晉士蔦字子輿 晉語注

晉祁奚字黃羊 呂氏春秋去私篇注

齊離人巫字易牙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賈逵左傳注

魯孔箕字子京 史記孔世家

魯冉雍字仲弓 以下並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武城澹臺滅明字子羽

江東橋疵字子庸

淳于光羽字子乘

魯公夏首字乘

魯縣成字子祺上與榮衍字子祺相連疑

衛廉絜字庸

魯公西歲字子上上與公西與如字上上相連

伯仲叔季兄弟之序也或與字俱稱或即以為字雖以為字與命
名之義不相比屬列如左

魯費冷父字伯隱二年左傳注

鄭祭足字仲桓五年左傳稱祭足十一年仲字仲足失之

魯公子慶父字仲莊二年左傳稱慶父八年為氏故其後為仲

孫氏

魯公子牙字叔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子牙其後為叔孫氏

魯公子友字季莊二十七年左傳稱公子友三十二年為氏

故其後為季孫氏

楚成大心字孫伯僖二十八年左傳注

晉荀林父字伯宣十五年左傳注

衛侯剽字子叔襄二十六年左傳注

魯公子懋字子仲昭十二年左傳注

宋皇野字子仲哀十四年左傳注

魯公肩定字子中中與仲同

魯顏之僕字叔並史記仲尼弟子傳

春秋內外傳人名凡注以某為某而今未知其審者列如左

楚鬬廉鬬射師莊三十年左傳注以為一人

宋樂鉏將鉏成十六年左傳正義云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為一人

宋皇鄭大司馬椒襄九年左傳正義引

鄭石彘石孟襄二十二年左傳注

鄭子般駟宏子思哀二年左傳注以子般為駟宏二子思為一人

魯公子括伯御周語注括為伯御之史記魯世家則以伯御為括之子

魯匠師慶御孫魯語匠師慶宗人孰為御孫也韋注則以慶為御孫之孫未知二師人中孰為御孫也

晉董褐司馬演

吳語注以為一人哀十

晉竇犢字鳴犢

史記孔世家原文當鳴犢之索隱云無竇犢字

二字下文蓋鳴犢一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漢書古今人表以鳴犢之

賢大夫也蓋鳴犢一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漢書古今人表以鳴犢之

與而旋皆本於孔叢子記而問及舜華子或作河鐸鳴犢與竇犢之

新序以趙犢犢魯孔某為三孔人為亦不及舜華惟家語困誓篇襲史

以晉澤鳴犢改之曰趙華為一殺人犢及舜華以改史記遂易鳴是

以竇犢之鳴犢為一人曰趙華為一殺人犢及舜華以改史記遂易鳴是

鳴鐸竇犢之文為竇鳴犢舜華也蓋裴駘所據本矣然考集解云或本

或乃以鳴鐸竇犢之本為或以家語改史記犢舜華與別本重復不惑於

文作鳴犢竇犢故集解須記此本矣據通志解之略皆犢字疏矣

唐書宰相世系表蓋今乃據書辨證通志略皆犢字疏矣

附晉文侯仇字義和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義和字正義引鄭注

四年於諸侯無稱字者康誥王曰胡又引踐土之盟載小子封王若曰晉定

重魯申衛武叔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稱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或以義為字或以義和為字

並當 闕疑 附 鄒孟軻字子輿 文選辨命論引傅子春秋序釋文正義並云姓孟名

軻字子輿 減氏西成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無字

左傳人名有似異而實同者列如左

晉司馬督 昭二十一年傳 司馬烏 古字通 漢書古今人表 正作司馬篤

晉魏曼多 定十三年傳 魏侈 史記晉世家案多侈 古同聲而通用

魯孟孺子洩武伯彘 哀十一年左傳注案洩 彘聲相近故彘通洩

王肅家語所列名字異於他書者皆不可信不敢羸入列如左

有若字子有 七十二弟子傳不云字子有 尼弟子傳不云字子有

漆雕開字子若 同案 漆雕開字子開

秦商字不慈 同案 秦商字不慈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 同案 昭二十年左傳及孟子盡心篇皆作琴

語字子罕 篇一字張 又於家語序中表著之其為臆撰之說顯然可見

杜預乃用其說以注左傳誤矣漢書古今人表列之琴若琴牢則琴張後所
據家語改之也琴張見於左傳孟子故入表列之琴若琴牢則琴張後所
無何由得列
於人表乎

冉孺字子魚同上案史記

伯虔字楷同上案史記正義引作字析楷蓋哲之譌哲亦鄭注而陳亢字子禽不云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同上案論語學而篇鄭注而陳亢字子禽不云

子亢別是一人案古今人表陳亢列第五亢字子禽者判然不同自
云陳子亢是子車第子亢字也與陳人第亢字子禽者判然不同自

鄭注檀弓誤云子亢孔
子第子遂以為一人

奚箴字子楷同上案史記作奚容箴

廉潔字子曹同上案史

公西滅字子尙同上案史記上作

穰駟赤字子從同上案史記穰徒穰

冉季字子產同上案不得云冉季字子產今本史記亦作冉季字子產非

後人以家
語改之也

薛邦字子從同上案史記作

縣亶字子象同案字家記作

狄黑字哲之同案字哲

商澤字子秀同案字季

原抗字子藉同案字

漆雕從字子文同案字

公夏守字子乘同案字

申繚字子周同案字

孔忠字子蔑同案字

縣成字子橫同案字

顏相字子襄同案字

宋父周同案字

世子勝同案字

畢夷同案字

子家名傲後名永同案字

子直名櫓

同上案史記作箕字京漢書作子真箕

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

同上案史記作子慎漢書作順而無武微斌三名

子魚名鮒後名甲

同上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慎生鮒儒林傳謂之孔甲而無字子魚之文

敘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

知其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古

訓莫著於此觸類而引申之學者之事也夫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

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

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為說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

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為解雖

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依聲託義焉爰考義類定以五體一曰同

訓予字子我常字子恆之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偃字子犯之

屬是也三曰連類括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

革啓字子閭之屬是也五曰辨物鉞字子車鱣字子魚之屬是也因

斯五體測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為都籍字為鵲之屬是也二曰辨

譌高字爲克狄字爲秋之屬是也三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言爲旃
之屬是也四曰轉語結字子綦達字子姚之屬是也五曰發聲不狂
爲狂無畏爲畏之屬是也六曰並稱乙喜字乙張侯字張之屬是也
訓詁列在上編各物分爲下卷衆箸者不爲贅設之詞難曉者悉從
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之統貫察訓詁之會
通云爾至於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達其有以教之矣

經義述聞第二十三

其說則皆全歸於... 文平... 經義述聞第二十三... 夫... 古... 各... 字... 釋... 附... 古... 文... 其... 說... 則... 皆... 全... 歸... 於... 文... 平... 經... 義... 述... 聞... 第... 二... 十... 三... 夫... 古... 各... 字... 釋... 附... 古... 文... 其... 說... 則... 皆... 全... 歸... 於... 文... 平... 經... 義... 述... 聞... 第... 二... 十... 三...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

高郵王引之

春秋公羊傳五十四條

會猶最也 如勿與而已矣 昉適也 食正朔也 以吾愛與夷

則不若愛女 吾爲子口隱矣 倣甚也 元年春王正月 非有

卽爾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

得則病 二月丙午 此非怒與 必無紀者 然則齊紀無說焉

臂擲 此未有言伐者 弟也 序績也 吾雖喪國之餘 出

不正反戰不正勝 未得乎取穀也 通可以已也 爾卽死必於

穀之嶽巖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一本又作易輪 二月癸亥朔

云災 以人心爲皆有之 以爲周公王 魯公用駢牘 其意

也 赫然 勝乎皇門 茅旌 而微至乎此 潞子之爲善也躬

是則土齊也 蓋舅出也 往殆乎晉 莒女有爲鄆夫人者

歲在己卯 乙未 終身無已也 叔孫舍至自晉 且夫牛馬維

婁委己者也而柔焉 君無多辱焉 賊而曰 三月辛巳 色然

夏一本作廉 涕沾袍 公羊災異

會猶最也

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注曰最聚也直自若平吐聚會無他深

淺意也最之為言聚若今聚民為投最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

文及注最字皆當作取才句切取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取之為言聚也

說文取積也從冫莫狄切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世人

多見最少見取故書傳取字皆譌作最樂記會以聚眾鄭注曰聚或

為取釋文不為作音蓋所見本已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取萬物尹

也最聚地數篇民舉所取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取聚也又音子外莊

子德充符篇物何為取之哉司馬彪注曰取聚也釋文引徐邈音采

最荀子彊國篇執拘則取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取史記廉

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取一作

聚周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取鵬鳥賦憂喜聚門兮

李善曰或作取亦聚也小爾雅取聚叢也今本取皆譌作最玉篇門

部不收

最字而以聚也之訓誤入月部最字下說文繫傳最字下淺人增此
又曰聚三字韻會所引無之大徐本亦無段氏說文注已辨之
傳釋文不爲取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如勿與而已矣

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家大
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
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
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
如乎何注殆不可從凡此注所誤說見釋詞

昉適也

二年傳始滅昉於此乎何注曰昉適也齊人語疏未解適字之義引
之謹案一切經音義卷六華嚴經音義上並引三蒼曰適始也

食正朔也

三年傳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
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何注曰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月之行

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

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

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

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

當為正詳見易正乎凶也下何注未達正字之義故正字之上又加不失以明

之不知正訓為當即不失之謂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標以

吾至愛女五字解曰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

甚也引之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

主今乃言愛與夷不若愛女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案與夷

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

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義案傳云

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

解爲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吾爲子口隱矣

四年傳公子翬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注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引之謹案注意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倣甚也

九年大雨雪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倣甚也何注曰倣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引之謹案倣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倣作也引此傳倣甚也文義亦未安辨見爾雅今案倣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倣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倣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

元年春王正月

珍傲宋版印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引之謹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

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

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

謂不言卽位

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

事也

以上春秋繁露

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

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

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曰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於元

年而注於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

案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

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

爲桓無王元年前有王所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於十一公之元

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

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

非有卽爾

二年傳器之與人非有卽爾何注曰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引之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卽有爾傳作非卽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益足以見器之與人非卽有矣疏出非有卽爾四字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卽唐石經亦誤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蒐者何簡車徒也

六年秋八月王今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

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

年傳並曰蓋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

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為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

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

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為簡徒大閱

為簡車大蒐為簡車徒傳本各自為義故注本之而為此說若蒐與

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為分別

而以簡徒為蒐簡車為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據大閱傳正作簡車

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徒各本誤作車卒正

三年簡車車各本誤作徒顏注曰徒人衆也則所見本已誤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注

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

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一證矣徐疏不言簡車簡

徒簡車徒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

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案李善注魏都賦

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

左傳而衍左傳大閱簡車馬也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

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

也不言徒亦不言馬與公羊古本合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十一年傳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解突可故出云突

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

氏擧軒公羊春秋通義曰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際則突依

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

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孔說亦非

也今案故讀當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並曰

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

字故與固通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故作固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

是不可得則病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何注曰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罪己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曰言己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為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為其病矣言突有賢才己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引之謹案注疏所說非傳意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鄭注取也是句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為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為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然後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逐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

二月丙午 五月丙午

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越春秋說以為二月晦五月丙

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朔見僖十六年疏蓋春秋緯之說也何氏本

之發注於僖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曰平居無他卓俛無所求取言

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蓋以趙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引之謹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曆，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七月壬辰朔，日辰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爲丙申，不當爲壬辰矣。經何以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日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朔。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丙午事在彼前，如丙午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言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丙午傳本不以爲晦也。春秋緯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深信而不疑，何邪？

此非怒與

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注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

說見荀子

是古者謂過為怒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

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為弩則弩者齊人語也

必無紀者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引之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本闕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然則齊紀無說焉

何注曰無說無悅懌也釋文無說音悅引之謹案說當如字讀說即

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何注非

臂擻

十二年傳萬臂擻仇牧何注曰側手曰擻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婢亦反引之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椎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是辟有椎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搃說文搃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擻當爲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擻而訓爲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乎何所據擻字殆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擻故說文無擻字

此未有言伐者

十八年傳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何注曰据公追齊師至藹舉齊侵也引之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為己追而為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藹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為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為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傳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弟也

十九年傳娣者何弟也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

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

序績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何注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引之謹案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予積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篇引作誨女子爵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績顏師古注績字或作績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予桓公之積善即承上子桓公爲主而言義得兩通

吾雖喪國之餘

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吾雖喪國之餘何注曰我雖前幾為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為國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曰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為楚所喪失之迂矣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二十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注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引之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傳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謂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

未得乎取穀也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何注曰未可謂得意於取穀

引之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高注魯內虛而外乞

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

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為

計之得耳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

此

通可以已也

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者何通可以

已也通字何氏無注引之謹案通之為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

言可以已也故文六年穀梁傳曰猶之為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

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

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

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為通猶通達之通轉為道矣襄三十一

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
杜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

爾即死必於穀之欽巖

三十三年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
嶽巖何注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襲鄭所當由也引之謹案
注未得傳意即猶若也古書多謂若為即說見釋詞百里及蹇叔欲收子尸而恐
失其處故指地以示之曰爾若死必毋在他處而在穀之嶽巖吾將
於此收爾之尸故下文曰吾將尸爾焉何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尤非穀梁范注亦
誤詳見左傳必死是閒下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引之謹案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曰或以為鄭
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之注先釋反後釋
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知寫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

一本又作易輪

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蹄也釋文隻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
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蹄也一本作易蹄引之謹案隻本
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經典釋文敘錄曰徐仙民反易為神石與隻聲相近故

借易爲隻

隻字古音在鐸部而檀弓布幕衛也繆魯也鄭注云幕或爲

帶亦在鐸部易在錫部而論語述而篇五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釋文云魯讀易爲亦釋在鐸部而楚詞九章思蹇產而不釋與錫部

之積策迹適愁益爲韻赫在鐸部而漢書赫蹇書鄧展音錫部閱牆

而諧鐸又讀若鐸部之泊皆是也故云易踣也踣與隻同義易踣也者正以明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

知易爲隻之假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

古本之作易矣大抵假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爲

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斯兩得之矣臧

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踣輪注當作踣隻也非

是

二月癸亥朔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引之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

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之說於下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其

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二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

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

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為晦日隱公三年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公羊皆以為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曰或失遍數春秋日

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為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

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

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為晦日公羊以為二日故

志曰穀梁以為晦七公羊以為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

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所謂公羊以為二日者但有

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

者一為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為二日不以為

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為朔者止有二十六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

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

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

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一襄
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
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
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
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
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
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二十六定公十二
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
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
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
日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
開成石經矣當據五行志刪正

云災

二年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注曰云言也言有災家大人曰廣雅曰云有也詳見釋詞云災有災也有災與無災相對爲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

以人心爲皆有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何注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引之謹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邱悽矣何彼注曰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卽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

者借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曰有人心
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

以爲周公主

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則周公曷爲不之魯家大人曰主字
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案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
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
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文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
之詞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
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

魯公用駢牝

何注曰駢牝赤脊周牲也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駢牝爲赤脊矣
引之謹案牛脊赤色謂之駢牝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闕宮篇
享以駢犧傳曰駢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

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

下文羣公不毛注曰不毛不純色

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若以駢剛為赤脊則是夏牲

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為脊赤而非全體

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犗為特牛特牛牡牛也

說文特牛父也駢

犗猶言駢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駢牡

其意也

宣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引之謹案其意

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何注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箸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義不

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

赫然

六年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何注曰赫然已支解之貌疏

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赫也說文赫裂也從手赤聲

秋官敘官

釋文抹徐呼陌反案古音當讀如霍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曰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

肉抽女肺腸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

勝乎皇門

十二年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何注曰勝戰勝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曰今君勝鄭而不有

新序雜事
篇勝作克

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

極費庠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大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

茅旌

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何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引之謹案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菹館鄭

注曰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刈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薦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所據也茅爲草各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案茅當讀爲旄旄正字也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旄爾雅注旄首曰旄李巡注曰旄牛尾箸于首見鄴風于旄正義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節道路用旄節鄭注曰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旄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邨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爲旌節也漢書蘇武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卽旄旌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非也旄從毛聲茅從矛聲古毛聲矛聲之字往往相通如

詩髡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髡如蠻如髦之髦牧誓作髡是其例也新
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旌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
也校何氏本爲長

而微至乎此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
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
至乎此何注曰微喻小也積小言語以致於此引之謹案邶風式微
傳曰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
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

傳十五年左傳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語意與此相似

微至乎此卽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遂

言撝軍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二字以釋之殆失之迂矣上
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邪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
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
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

傳意矣

潞子之為善也躬

十五年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何注曰躬身也

引之謹案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語論

鄉黨篇鞫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鞫窮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篇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躬與窮同躬當讀為

窮潞子之為善也窮言潞子之為善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

無黨援遂至於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

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為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

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案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

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

矣

是則土齊也 不可

成二年傳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

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

也不可疏曰是則土齊也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者也各本

倒在不不可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自答上語也與僖二

下今改正義說見下 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

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云齊君之母

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尙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

兩請諾相應為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

注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

言至尊不可為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下皆言曰不可故

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

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為質矣合

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十年傳宋公曰自我為之自

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答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

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

不可亦與此同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墨子耕柱篇

亦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

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惠氏公羊古義曰是則土齊也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引之謹案惠說非也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為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為晉土故何注曰則晉悉以齊為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

蓋舅出也

襄五年叔孫豹鄩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何注曰巫者鄩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孔氏通義曰定弋鄩女蓋即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為舅襄公於巫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引之謹案孔解舅出長於舊注矣而以襄公與巫為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為巫之甥則傳當實指之曰蓋

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尋繹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曰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匹敵之國而猶如是況小國乎

往殆乎晉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注曰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孔氏通義曰殆危也告危於晉也家大人曰何訓殆爲疑往疑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殆爲危往危乎晉則尤爲不辭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乎晉不言告殆乎晉也今案殆讀爲治

殆治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疆國篇疆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

治謂訟理也以鄆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

下文曰莒

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曰時莒女嫁為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

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

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乎晉同義古謂訟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

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

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

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說見周官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

莒女有為鄆夫人者

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曰時莒

女嫁為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

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引之謹案依傳莒女為鄆夫人而欲立其出

則似所立者鄆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矣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

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不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莒女有爲鄆夫人者當作鄆女有爲莒夫人者寫者上下互譌耳鄆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鄆之外孫也鄆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

歲在己卯

二十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何注曰時歲在己卯

疏及鄆本閩本北監本永懷堂本皆如是

俗本作乙卯誤

勵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卯作𠄎西作𠄎𠄎字形相類

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己𠄎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己𠄎必乙巳之譌也引之謹案杜氏長秣是年歲在己

酉與三統術同

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何未與長秣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

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𠄎勵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𠄎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巳字無緣誤𠄎何氏精於識緯

識緯多用殷秝甲寅元

續漢書律秝志論曰殷秝元用甲寅大衍秝議曰緯所據者殷秝也不得以三

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案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

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後漢虞恭等所謂歲

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

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

並見續漢志

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

一年歲在己酉據大初元年丙子殷秝以為甲寅

說詳大歲考

則歲在己

酉殷秝當為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

漢興元年漢志以為甲午殷秝當為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

至獲麟之歲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

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蔡邕秝議曰馮光陳晃所據則殷秝元

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為本

見續漢志

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

己卯殆用考靈曜紀年之法

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案甲寅元殷秝也

為考靈曜又本

於殷秝與

乙未

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曰乙未與甲寅

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引之謹案杜氏春秋長秣明年閏八月則

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秣是年十二月甲寅為十二月十七日明年

二月癸卯二十六年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為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

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為己未左氏

經亦作乙未杜注曰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甲寅為十二月十七日則己未當為二十二日

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

般卒公羊穀梁並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據杜氏長秣是月無乙未

終身無已也

二十九年傳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家

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身字蓋因下文終身不入

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

夫莊子則陽篇其可喜也終無已呂氏春秋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

已也文義並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石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蓋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

叔孫舍至自晉

昭二十四年傳叔孫舍至自晉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云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云已者已大夫自己與以同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

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以上疏引之謹

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云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

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云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媾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媾至自晉尊晉也杜注曰貶媾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曰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

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

二十五年傳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

委俗作餽

何讀至婁字絕

句注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引之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

牛馬之順於餽己者不待維繫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為贅文矣今

案此當讀且夫牛馬為句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為句維與惟同婁

古屢字也

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又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

文並曰本又作婁周頌桓篇屢豐年釋文石經並作婁郊特牲孔子屢數之釋文作婁漢書宣帝紀婁蒙嘉瑞師古曰婁古屢字凡漢書

屢字皆作婁

云屢餽己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

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餽己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

而民皆從之也

君無多辱焉

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為祇

祇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

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說見前多遺秦禽下

賊而曰

定八年傳陽虎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何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家大人曰何以賊字從目故訓為望其實非也賊讀為俄俄謂須臾之頃也桓二年何注曰俄者謂須臾之期創得之頃也說文俄行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之必不來追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弑械成作賊者假借字耳上文曰賊而侵其板亦是借賊為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眉字

三月辛巳

十四年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搶歸引之謹案三當為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

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言公子
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搶二傳作詳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
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為三

色然

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釋文色然
如字本又作埭居委反又或作危引之謹案色者歛之借字也一切
經音義卷九歛所力反埭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歛公羊傳云
歛然而駭是也集韻歛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歛然而駭與何本不同
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埭危皆色之譌猶脆之譌為脆矣

夏一本作廉

十三年盜殺陳夏疆夫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引之謹案夏與廉
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庶字之誤古聲夏庶相近

夏古音戶詳見

唐韻故夏通作庶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曰夏屋今之門庶也

夏庶聲相近故門庶謂之夏屋說文庶庶也庶堂下周屋釋各大屋曰庶幽莫人謂之庶庶夏聲亦相近夏之為庶猶庶之為庶也正義

以爲夏家之屋失注意矣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廡與廡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涕沾袍

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疏曰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袍襦也論語曰衣敝緼袍衿交衽也是當作涕沾衿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衿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下又云聖人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也家大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袞步報反釋文袍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袞與袍同又步報切衣前衿也廣韻袞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曰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袞之借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敝緼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泣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

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衿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為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

公羊災異

引之謹案公羊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

見漢書五

行何休又引而申之其說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螽

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

以為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曰是後衛州吁弑君諸侯

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隱不還國於桓

之所致大雨雪注曰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嘗

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曰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

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

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五

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為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

狩大城祝邱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之所致也其他
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
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禱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諱之先何氏
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
傳之本指則未見其然也至於穀梁明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
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曰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夜中
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說僖十四年沙鹿崩曰鹿在山下
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說十六年六鷗退飛
過宋都曰鷗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也說昭二十五年有
鸛鵒來巢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
以上並見
苑寧注 皆流
入占驗之學而考之穀梁傳文則絕無此語豈非王充論衡所謂語
增者與

經義述聞第二十五

高郵王引之

春秋穀梁傳六十一條

其志不及事也 不貳之也 舞夏 始厲樂矣 誅不填服 苞

人民 或說曰故貶之也 雷霆也 所以治桓也 討數日以賂

食正朔也 病 其不地於紀也 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

也志不敬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 始人之也 躬君 稱人以殺

大夫 宋萬之獲也 如往月致月 天子諸侯黜聖 三鼓三兵

倚諸桓也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一國之後 宮之奇諫曰語

曰 勤雨也 哆然 諸侯相見曰朝 塊然 是何與我之深也

春王正月 出惡正也 其為主乎救齊 無幸焉 何以爲道

亡乎人之辭也 進不能守 下闔 故士造辟而言 無君之

辭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地而後伐鄭 暴彈之 孰爲 周災

不志也 季孫行父禿_至 必自此始矣 不可 梁山 是以知其

上爲事也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薦其美也 是大夫張也

恥不能據鄭也 汲鄭伯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車軌塵 一

事注乎志 奔而又奔之 此皆無公也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其志不及事也

隱元年傳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其志不及事也引之謹案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為且

形相似而誤也君子以其歸贈非禮以猶謂也君子謂其受非禮之贈也以訓為謂見經傳釋詞

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而仲子早卒無由追

贈又當志其不及事之失故曰君子以其可辭受之且志不及事也

唐石經始誤為其

不貳之也

祭伯來傳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

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

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范注曰臣當稟命於君無私朝

聘之道疏曰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命無自專之道也引之謹案

范注楊疏皆未得傳意貳非專之謂也貳敵也哀七年並也上天子左傳注

聘遺諸侯天子之臣亦聘遺諸侯則是與天子相敵耦相比並故謂

之貳人臣不敢並於至尊故無外交故曰有至尊者不貳之也郊特

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

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正與此同義而

孔氏正義又誤解為二心蓋古訓之湮久矣

舞夏

五年傳舞夏范注曰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八人為列並執翟

雉之羽而舞也引之謹案夏蓋五色羽之名也天官序官夏采鄭注

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曰染夏者

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

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鵀曰留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是也

舞羽謂之舞夏則所執之羽備五色可知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

蓋謂此也鄭注以爲五行失之辨見禮記鄭注舞師羽舞以為析白羽為之翟非一

色不得但云白羽也

始厲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注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引之謹案注意非傳意也穀梁子以諸侯四佾爲正六佾爲僭尸子以諸侯八佾爲正六佾爲厲僭與厲皆斥其非非謂魯能革諸侯之僭侈也厲之言裂也廣雅云裂裁也裁減八佾爲六佾故曰始厲樂矣古厲裂同聲魯語烈山氏祭法爲厲山氏是其例也譏厲樂者謂其不當減而減也郭璞注爾雅乃以厲樂爲作樂失其指矣

誅不填服

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注曰來服者不復填厭之引之謹案誅謂殺戮非特填厭之而已填讀爲殄謂殄戮之也

盤庚曰我乃剗殄滅之多方曰殄戮多罪不

殄服猶言不殺降也作填者假借字耳小雅小宛篇哀我填寡毛傳

曰填盡也釋文填徒典反爾雅曰殄盡也集韻殄或作填是其證也
凡從真從彡之字多以聲近而通說文引詩鄘風彡髮如雲
今詩彡作翼大雅胡寧瘝我以旱韓詩瘝作彡是其例也

苞人民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范注解苞人民曰制其人
民家大人曰制與苞義不相近傳注亦無訓苞爲制者范說非也苞
讀爲俘俘取也衆經音義卷十三引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作苞者假借字耳苞古通作包見經典釋文爾雅俘取也漢書賈誼傳淮

陽包陳以南撻之江晉灼曰包取也敘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

苞與俘同訓爲取而古聲又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俘引取也或作

抱掙訓爲取而或作抱猶俘訓爲取而通作苞也漢書楚元王傳曰

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毀學篇曰昔李斯與苞邱子俱事荀

卿苞邱卽浮邱浮之通作苞猶俘之通作苞也凡從孚從包之字古

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左氏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
梁並作包來投壺若是者浮浮或作匏管子八

觀篇大凶則衆有遺苞矣苞卽塗有餓萃之萃說文匏古文作鏐從
采聲采古文孚字枹擊鼓杖也禮運明堂位並作枹枹覆車也王風

兔爰篇作學庖廚也呂
氏春秋本味篇作燂

或說曰故貶之也

八年無佞卒傳曰無佞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
故貶之也引之謹案上云或曰則下亦當然不得又稱或說曰也說
蓋衍文疏舉或曰至貶之也釋曰就二說之中後或曰是也則或下
無說字明矣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
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
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
侯戰于鞍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亦上下皆言或曰
是其例也唐石經始衍說字故亦衍文蓋涉四年傳與于弑公故貶
之也而衍唐石經有之字故者承上之辭未有不宋本以下皆脫言所以貶之故而
但言故貶之者也唐石經始衍故字疏或曰至貶之也當作或曰貶
之也蓋楊氏所據本無故字故舉或曰貶之也而釋之傳寫者因上
疏標題二伯至任也下疏標題周禮至未詳而衍至字耳自宋本已

然

電霆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曰震雷也電霆也疏曰電卽雷之光霆者霹靂之別名有霆必有電故傳云電霆也引之謹案古人言霆有二義一爲霹靂之別名爾雅疾雷爲霆是也一爲電之別名此傳云電霆也是也易繫辭傳鼓之以雷霆劉瓛注曰霆電也震爲雷離爲電衆經音義卷九引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開元占經電占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

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則謂電爲霆西漢時猶有此語故曰電霆也疏分電與霆爲二失之

所以治桓也 莒人辭不受治也
引之謹案說文討治也襄五年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杜注亦曰討治也討可訓爲治治亦可訓爲討桓元年春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

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有王所以治桓也謂稱王以討桓之罪也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傳曰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謂魯人討莒莒人辭不受討也古者多謂討為治哀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謂討范氏之亂也二十三年傳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謂討齊人取英邱之罪也

討數日以賂

二年傳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石經討作計宋十行本以下皆作討范注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為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各本亦作討引之謹案傳文及注討字皆當作計范注下節曰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校亦計也廣雅曰計校也漢書嚴助傳注曰校計也傳作計數日以賂故范云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以注校傳

其作計明矣傳文作計則注亦作計明矣釋文出計數二字云色主
反注同是傳文及注皆作計數也荀子富國篇貨財取與計數楊注曰計數計算也若作討
數則義不可通

食正朔也 正是日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范注楊
疏不釋正字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

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定四年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
正是日囊瓦求之謂當是日也古人多謂當為正詳見易正乎凶也
下

病

引之謹案鄭注士冠禮曰病猶辱也故凡羞愧者皆曰病桓五年穀
梁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言近猶不服
遠者可知此誠天子之羞矣莊二年傳公子貴矣師眾矣而敵人之
邑公子病矣言以公子帥師僅伐一邑此誠公子之羞矣九年傳十

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言千乘之國猶不能免人於難此誠公之羞矣宣二年傳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言華元有賢行能得衆心雖師敗身獲不爲羞辱矣襄八年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言公子貴人也因淺事而爲微者所獲則公子羞辱矣哀九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言以鄭師之重而令宋以易得之辭言之此鄭之羞也十三年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言以宋師之重而令鄭以易得之辭言之此宋之羞也由己羞之謂之病爲人羞之亦謂之病莊二年傳病公子所以譏平公也言爲公子羞之也九年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言爲內羞之也乃徐邈注襄傳公子病矣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見疏則誤以爲疾病之病楊氏疏哀傳鄭病矣云由君不任其才故爲鄭國病患則誤以爲病患之病古訓疏而經說遂躋矣

其不地於紀也

附鄭氏釋廢疾

十三年傳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曰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為不

地也鄭君曰紀當為己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得字疑誤城下之

戰迫近故不地蓋鄭君釋廢疾之說引之謹案傳凡自魯皆曰我若隱二年傳向我邑也以

國氏者為其來或曰內若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之屬范注曰內謂魯也無言己者六年

蔡人殺陳佗傳曰其不地於蔡也文義正與此同蔡也紀也皆國名

也不得破紀為己戰魯龍門者公羊之說公羊傳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乎圍何注曰今

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取之疏曰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注說此經故知之非穀梁說也鄭君

改穀梁之說以從公羊非是又案鄭君釋何氏廢疾義例詳明然亦

不能無失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傳范氏列何

鄭之說而不從鄭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傳其曰晉狄之也鄭據厥慙

之會釋何休之難范云鄭君之說似依左傳未詳是穀梁意非則亦

不信也今案鄭說違失者不唯此三事而已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

有食之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何

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釋之

曰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

此及下條皆見注

案月掩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蔽其明無所虧傷安得既出之後尚有

虧傷之處未復乎僖二十三年傳茲父之不葬失民也其失民何也

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何曰所謂教民者習之也春秋貴偏

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鄭

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

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

用其臣之謀而敗案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用也不觀敵為策又

不用其臣之謀義在戰于泓傳非此傳不葬之義也襄三十年蔡世

子般弒其君固傳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何曰蔡世子班弒

其君固不日謂之夷楚世子商臣弒其君何以反書日邪鄭釋之曰

商臣弒父日之嫌夷狄無禮罪輕也今蔡中國而又弒父故不日之

若夷狄不足責見疏案楚夷狄也夷狄不足責便不日則楚世子商臣

弒其君亦當不日矣此說之不可通者也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傳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何曰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于荼
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釋之曰子糾宜立而
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見注案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
其國也豈得云受國於子糾乎

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傳曰御廩之災不忘此其志何
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下文曰何用見其未易
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
兼旬之事焉傳言兼旬者對下文壬申至乙亥不及旬而言故范注
曰夫人親春是兼旬之事今本正文及注內甸字皆作
甸乃涉上文甸字而誤楊疏曰兼旬之事者納粟者甸師而夫人親
春是兼之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釋文及唐石經並作甸釋文曰
甸如字十日爲甸一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本句甸今據以訂正

家大人曰傳言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者火焚之餘米不可以奉宗
廟必易之而後可易之則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其
事非兼旬不能辦今壬申災而乙亥嘗相距不過三日則是未易災

之餘而嘗也上言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者唯與
雖古字通言魯人不易其災之餘而嘗者其意若曰雖未易災之餘
而嘗可也則不敬莫大乎是故書之曰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所以志
不敬也徐邈讀可也絕句志不敬也自爲句正與傳意相合桓八年
傳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文十三年傳曰爲社稷
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哀元年傳曰鼯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志不敬也皆其明證矣范甯乃用鄭嗣之說讀可也志爲句
而釋之曰唯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揆之文義甚爲不安
皆由不知唯爲雖之借字故字義失而句讀亦舛矣少儀雖有君賜
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
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
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注唯讀爲雖
秦策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
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

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漢書揚雄傳解嘲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文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此皆古書借唯爲雖之證

十八年春王正月

范注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引之謹案桓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

生卒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皆言書王之故而於是年獨無傳則是年經文無王字與書王者不同故不發傳也三年春正月不書王遂不發傳是其例也范所見本已增王字故云以王法終治桓之事案傳言元年有王而不及末年則末年不書王與元年異可知否則桓無王而書王傳不應無說也

始人之也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范注曰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

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家大人曰傳言錄者閱錄之也閱錄義見下漢書賈

捐之傳孝武皇帝錄冒頭以人之者仁之也仲尼燕居郊社之禮所來數為邊害亦謂閱錄也以仁鬼神也鄭注曰仁

仁之也公羊傳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彼言念母

此言人之其義一也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中

庸表記並曰仁者人也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漢時謂相親為

人偶賈子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
注曰每門輒揖者以人意相存偶之言今本作相存問乃後人以注
以相人偶為敬也

表記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春秋成十六年晉

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

仁之也曰在招邱悽矣何注曰悽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邱可悲矣

閱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是其明證也仁與人義相

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觀其所
愛親可以知其人矣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之言也呂氏春秋論
人篇哀之以驗其人人並與仁同漢韓勅造孔
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耀士仁與士人同

躬君

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引之謹案躬

君弒於齊當作君躬弒於齊范注曰魯桓親見殺于齊魯桓釋君字

親見殺于齊釋躬弒於齊四字則范所據本作君躬弒於齊明甚而

釋文出君弒二字則唐初君字已誤倒於躬字之下不始於石經矣

或曰釋文當本作躬弒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

稱人以殺大夫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傳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家大人曰大夫
 二字涉上下文而衍隱四年衛人殺祝吁于濮傳曰稱人以殺殺有
 罪也與此文同一例則不當有大夫二字明矣傷七年鄭殺其大夫
 申侯彼是君殺大夫
故傳曰稱國以殺大夫殺
 無罪也此不當言殺大夫自唐石經始有之而各本遂沿其誤僖七
 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

宋萬之獲也

十一年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引之
 謹案傳謂宋萬為公所獲也獲上不當有之字蓋涉上文釋蔡侯之
 獲也而衍疏舉傳文作宋萬之獲也則唐初已衍之字不始於石經
 矣

如往月致月

二十二年傳公如句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引
 之謹案下如字蓋衍公如乃統下之辭故范注曰陳公行例則下文

但分言往與致不須更言如矣定八年傳公如句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往月上亦無如字唐石經始誤衍

天子諸侯黜聖

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傳曰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或曰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引穀梁傳作天子丹諸侯黜聖傳意言魯僭用天子之禮故下云丹楹非禮也若天子諸侯同黜聖傳何用述此禮御覽所引本是引之謹案此說非也傳意以黜聖倉黜皆禮之所有而丹楹則禮之所無故云非禮非謂其僭用天子之禮也下文刻桓宮桷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龔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龔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亦以刻桷非禮之所有故云非正非謂其僭天子也

左氏公羊皆云非禮也孔穎達曰諸侯正禮楹不丹桷不刻故云非禮也

之禮固有與天子同者若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之屬是也唐石經及各本作天子諸侯黜聖皆不誤御覽居處部十

五引作天子丹諸侯黜聖丹字乃涉上下文丹楹而衍左傳正義北堂書鈔禮部八白帖六十七所引並與今本同又廣雅釋宮云天子諸侯廟黜聖卿大夫蒼士黜即用此傳之文故知今本之非誤

三鼓三兵

二十四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家大人曰陳三鼓三兵本作陳三兵三鼓與上文文同一例唐石經兵鼓二字互誤而各本皆從之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太平御覽天部四兵部七十二開元占經日占六引此並作陳三兵三鼓

倚諸桓也

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傳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范注曰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引之謹案范謂與桓行異是也而謂依倚齊桓則未達倚字之義倚讀為奇奇異也奇諸桓者異於桓也異於桓者桓與魯莊皆外

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而一則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一則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異莫甚於此矣故春秋書其異於桓者以譏焉王逸注九章云奇異也古字倚與奇通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蜀才本倚作奇春官大祝奇擗杜子春曰奇讀曰倚僖三十三年穀梁傳匹馬倚輪無反者釋文倚居宜反卽奇輪也字或作畸莊子大宗師篇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釋文畸李其宜反云奇異也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異於人而同於天也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然則倚諸桓者猶云畸於桓耳荀子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曰畸謂不齊也齊桓魯莊之行不齊如是是以謂之畸焉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僖二年傳說城楚邱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引之謹案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而衍唐石經

已然案既言非天子不得專封則無庸更言諸侯不得專封且下文
言不與者不與其專封也若專封上有不得二字則與下文不貫矣

一國之後

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引
之謹案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也不得云一國之後之後二
字蓋後人增之以與耳目之前相對而不知其不可通也耳目之前
至小也一國至大也耳目之前得所玩好而一國以亡故曰玩好在
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下文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則患在一國
之謂矣唐石經始衍之後二字新序善謀篇載此事亦云患在一國
之後蓋後人據誤本穀梁增之後二字也

宮之奇諫曰語曰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
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
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家大人曰下諫字衍晉國之使者云

云宮之奇諫虞公之詞也故終之曰虞公弗聽其語曰唇亡則齒寒云云則宮之奇知虞將亡退而私論也故終之曰挈其妻子以奔曹明前說爲諫其君而後說則否也當爲宮之奇曰不當有諫字蓋因前宮之奇諫曰而衍也五年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云云弗聽許晉使此宮之奇諫其君而弗聽也而其下又曰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則宮之奇將欲去虞私論其必亡也與此正相似

勤雨也

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范注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稇勤渠各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家大人曰糜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春王正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案閔者憂之甚也轉之則爲喜然則勤雨閔雨皆憂雨也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

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傳言僖公以不雨爲憂故曰不雨者勤雨也若曰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曰勤謂憂勞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曰勤憂也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楚辭七諫曰居愁勤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是古謂憂爲勤也魏人尙通古訓故糜信訓勤爲憂至晉而寢失其傳矣

哆然

四年傳於是哆然外齊侯也疏曰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引之謹案寬大之意與疏外無涉楊說非也爾雅諺離也邵氏正義曰穀梁傳云於是哆然外齊侯也哆然離散之貌諺哆音義同此說是也外齊侯則有離散之心狀其離散故曰哆然家大人曰荀子王霸篇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侈亦離也侈與哆同

諸侯相見曰朝

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曰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

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引之謹案非正也下諸侯相見曰朝六字與下句義不相屬蓋涉下文而衍唐石經已有之案此先釋杞伯姬來四字言婦人既嫁不當踰竟而今踰竟者是爲志乎朝其子也爲志乎朝其子者是伯姬而非杞伯則杞伯失夫之道矣故并譏杞伯下文諸侯相見曰朝云云是言伯姬之子非諸侯不當待以諸侯之禮諸侯相見曰朝六字正對非諸侯者言之以譏魯侯之失禮與上文譏伯姬者不同然則上文不當有此六字明矣

塊然

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塊爲安貌者徐說非也今案塊然獨尊之貌荀子君道篇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東方朔答客難曰塊然無徒廓然獨居字亦作傀荀子性惡篇傀然獨立天地

之閒而不畏楊注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楚詞七諫塊兮鞠王注曰塊獨處貌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凡言塊者皆獨貌也

是何與我之深也

十年傳世子已祠致福於君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君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與我之與范氏無注家大人曰方言予讎也予與古字通與我之深讎我之深也成二年左傳曰讎我必甚言我與女爲父子以來未有過切何讎我一至於此也

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宋本以下皆如是石經正作三引之謹

案日食必於朔杜氏春秋長曆是年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也若正月則長曆以爲辛丑朔非庚午矣左氏公羊皆作三

出惡正也 正在大夫也

十九年傳梁亡出惡正也范注曰正謂政教引之謹案正卽政之借

字也又襄十六年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范注楊疏皆無解釋案正亦當讀政言當時政在大夫故諸侯會而大夫盟也與上文失正之正異義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爲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曆志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

其爲主乎救齊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傳曰邢爲主焉耳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引之謹案爲主乎救齊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而衍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傳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文義正與此同

無幸焉

二十二年傳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范注曰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幸也家大人曰宋非楚敵但可僥幸以取勝耳無猶莫

也廣雅曰莫無也乘其在險擊之而勝莫有幸於此者矣謂之幸者

難得之時易乘之勢偶爾值之者也左傳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

贊我也幸之義矣范注非

何以爲道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引之謹案末二句謂信不合於道則不成爲信也不當云何以爲道何以爲道當作何以爲信上云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故下云信而不道何以爲信與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文義正同寫者誤信爲道耳唐石經已然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五引此正作何以爲信陳禹謨本又改信爲道

亡乎人之辭也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引之謹案亡讀存亡之亡亡者不在也亡乎人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

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
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春王正
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傳曰改卜牛饑鼠
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
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以上成七年傳謂其過不在
有司而在成公也范注曰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是也宣
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牲傳並云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義與此同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曰乃者亡乎

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以上宣八年傳蓋公子遂未將事而反進退不以

公命是專也而春秋諱之曰乃復使若事畢而反命者然於遂爲容
隱之詞正以譏宣公之闇於使人也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人謂
遂也言其過不在遂而在宣公也范注僖三十一年亡乎人云若曰
無賢人也注宣八年亡乎人云言魯使不得其人皆誤以亡爲無以

人爲賢人不知凡言亡乎人者皆謂不在乎人也荀子王制篇制與
在我亡乎人與讀爲舉古字多以與爲舉說見禮記選賢與能下舉皆也言制皆在我而
不在人也是亡與不在同義管子戒篇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言
不在體不在口也莊子田子方篇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
言不在我不在彼也淮南詮言篇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高注曰不
在萬物之中也互見禮記亡於禮下

進不能守

二十三年傳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疏標進不
至始也五字釋曰舊解進不能守謂入滑而去退敗其師謂敗於殺
也本或別進字者引之謹案進不能守當作不能守進不至始也當
作不能至始也舊解進不能守當作舊解不能守本或別進字者當
作本或別有進字者蓋疏所據本不能守上無進字不能守卽承入
虛國言之秦師入滑而去故傳云入虛國不能守疏云舊解不能守
謂入滑而去也後人以下云退敗其師而增進字以爲對文則義不

可通守以處言非以行言何進之有乎疏既據無進字者作解又存
有進字者於後故曰本或別有進字者但記別本不用其義也自唐
石經誤從別本作進不能守而諸本因之後人又改楊疏以從已誤
之傳文而原本幾不可復見幸有疏之末句以進字爲別本猶可知
正本之無進字耳

下闇

文六年傳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闇字釋文
無音引之謹案闇與瘖同上泄則下瘖謂君泄臣言則臣莫敢言也
下瘖則上聾謂臣不言則君無所聞也墨子親士篇曰臣下重其爵
位而不言近臣則暗暗亦與瘖同遠臣則唵晏子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

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
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政理篇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
相通語意並與此同是下闇卽下瘖也故范注曰臣闇不言君無所
聞淮南泰族篇既瘖且聾文子符言篇瘖作闇潛夫論考績篇曰羣

僚舉士者以器闇應明經盡闇即晉語所謂器瘖不可使言也是瘖

闇古多通用闇字古讀若陰故與瘖通說文闇從門音聲喪服四制

切書高宗諒闇何休讀此蓋本於釋文而今本釋文無此語則陳鄂刪之也

故士造辟而言

范注曰辟君也引之謹案造辟二字文不成義造訓至訓適如作適

君所解則凡入告者孰不適君所但言適君所無以見其慎密也且

君謂之辟君所不可謂之辟今案辟當作膝字之誤也膝字左旁之

月與居相似右旁之黍隸或作来新莽侯鉦重五十七斤七作

来韓勅碑漆不辟字右旁之辛或作業祝陸碑辟司空府或作来周

禮殿記公辟相承高頭又相似故膝字譌而為辟矣造當讀為蹙古

造與蹙通大戴禮保傳篇靈公造然失容韓子難篇景公造然變色

即蹙然也韓子忠孝篇舜見警蹙其容造焉即孟子萬章篇舜見警

有蹙也蹙者促也見小雅小近也考工記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

語南史王瞻傳引滿促膝唯余二人陸倕感不使左右聞之也魏志

中山恭王傳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高堂隆傳陛下所與共

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
晉書荀勗傳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南史徐伯珍傳徵
士沈儼造膝談論陸雲九愍願自獻於承閒悲黨人之造膝梁昭明
太子與殷芸令上交不詔造膝忠規造膝二字本於此傳也舊唐書
李吉甫傳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常袞授王縉侍中制累陳造膝之
言彌契沃心之道造膝之言本於此傳之造膝而言也郎中鄭固碑
犯顏謇悍造膝佞辭風俗通過譽篇諫有五諷爲上狷爲下故入則
造膝出則詭辭晉書羊祜傳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
吾惟懼其不及南史劉穆之傳造膝詭辭莫見其際造膝詭辭本於
此傳之造膝而言詭辭而出也蓋舊本多作造膝注穀梁傳者苑甯
而外尚有八家見
釋文故漢魏六朝唐人之文多用其義促膝密語正與此傳不漏言
敘錄之指相合也范本作造辟蓋傳寫之誤

無君之辭也

引之謹案穀梁傳言無君者一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不言使

何也無君也此謂桓王未即位故曰無君也見莊九年公及齊大夫

盟于暨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此謂齊人殺無知尙未有新君也言

無君之辭者三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

稱無君之辭也又宋司城來奔傳曰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

也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石經及宋本

誤作以其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無君之辭

也者謂經書司馬司城是著其專擅無君之辭也范泰說宋司馬華

孫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

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七年傳曰稱人以殺

誅有罪也此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亦稱人以殺則有罪可知司城來

奔亦有罪不容於宋可知所謂罪者專擅無君之謂也故書官以見

之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經既稱人以殺以明有

罪則非君之妄殺矣何又責其無君人之德乎且八年十五年同一

書官同一無君之辭而前後異訓無是理也

不以難介我國也

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

介我國也范注曰介猶近也釋文介音界引之謹案古無訓介為近

者介當為介介古邇字荀子禮論篇介則翫哀公篇不可以身介也

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為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其

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彼注曰邇猶近

也不使戎得逼近於我釋文邇如字一本作介音界十九年冬齊人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傳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

國也釋文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界今案介亦介之譌介古邇字故邇

字別本作介陸氏並音界失之矣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七經孟

子考文曰古本介作途途即邇字考傳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邇

為是蓋古作途後字畫蝕滅誤作介字以上考今案比介亦比介之

譌介古邇字非由途字蝕滅也鹽鐵論非鞅篇引桓十五年公羊傳

地而後伐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傳曰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箸其美也引之謹案地而後伐鄭當作地而後伐言地而後伐者疑辭也此春秋之例也而此經之地則非疑辭乃箸其美也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卽承前傳言之也伐下不當有鄭字凡地而後伐者皆疑辭豈獨伐鄭爲然哉唐石經始衍鄭字

暴彈

二年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范注曰暴殘暴引之謹案暴訓殘暴則與彈字文義不相屬今案暴者猝也謂猝然引彈而彈之也呂氏春秋察今篇灑水暴益高注曰暴卒也卒與猝同史記主父偃傳吾日暮塗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暴者卒也急也

孰爲

趙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范注曰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釋文曰孰爲盾絕句家大人曰范訓爲

爲作謂誰作盾而當忍弑君義甚迂曲陸又讀孰爲盾絕句皆非也

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弑其君也禮器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公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

羊傳曰趙盾曰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是其證矣古書爲字或

與謂同義楚策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

勇卽謂勇也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

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謂是其

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

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地篇曰四海之內其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

爲安盜跖篇曰今謂臧聚曰女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今

爲宰相曰秦策秦令周取爲楚王曰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墨子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曰商

臣爲其傳潘崇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楚策曰今

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

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爲亦謂

也故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

經義述聞 卷二十一 五 十九 中華書局聚

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為墨子公輸篇
宋所為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為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

周災不志也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周災不志也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
註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也引之謹

案徐本周災至至當為志聲近而譌也荀子正論篇其至意至闡也
楊注曰至意當為志意亦聲

近而疏曰范本有不字不得解與徐同則志字與徐不異可知蓋外

災不志襄九年傳而周災則志所以重王室也故曰周災志若作周災不

志則與經志成周宣榭災不合周災既不志則雖樂器之所藏亦不

當志矣經何以書成周宣榭災乎當以無不字為是周災志者起下

文之辭言周災固當志經不直云成周災而舉宣榭者以其樂器所

藏重之也故曰周災志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季孫行父禿至必自此始矣

成元年冬十月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
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
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注
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
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引之謹案左氏公羊冬十月下
皆無季孫行父如齊之文不應穀梁獨有且春秋例不遺時無事亦
書冬十月

見桓元年

不必實之以事也竊疑季孫行父禿以下當在二年

戰于鞍傳之末蓋帥師與齊侯戰于鞍者有季孫行父晉卻克衛孫
良夫曹公子手四人傳於是追敘齊患所起因慢此四人之故而及
前此四人同時聘齊之事亦猶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傳因而追
敘申生之死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因而追敘襄公之漏言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傳因而追敘子胥之于闔廬
蔡侯之拘南郢也錯簡在冬十月下耳公羊敘齊患之始與此略同

而於經文盟于袁婁下始追敘之穀梁或亦相似也

不可

二年傳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顛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范注曰不可謂若不許己言引之謹案范以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故以不可為不許己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則諾相對為文不可者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傳曰與我紀侯之顛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曰不可疏引一本有此三字說見公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今本脫何注上曰不可曰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曰言至尊不可為質彼文曰不可與請諾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不可為不許己言則文義下屬請壹戰句上文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云云遂成不了

之語矣

梁山

五年梁山崩范注曰梁山晉之望也疏曰詩云奕奕梁山是韓國之

鎮霍陽韓魏晉之地故云晉之望也引之謹案此梁山非詩之梁山

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鄉縣北乃灤水所經見水經灤水注去河甚遠不得

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水經聖水注引王肅注與

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

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見爾雅郭注故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夏

陽春秋之梁山見桓十年左傳杜注亦非韓也夏陽今之韓城在河西韓魏之韓在河東非今韓城也辨見顧

氏日知錄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

所滅之韓國辨見日知錄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

承用之疏矣

是以知其上為事也

九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傳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

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引之謹案知字義不可通知當為叛范注曰臣以叛君為事依經為說也疏曰今此莒帥眾民叛君從楚故變文書日以見惡又僖四年疏曰莒潰書日惡大夫之叛故謹而日之則此傳作叛其上甚明唐石經始誤為知左旁矢字尙存其半右旁口字

全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十二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

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

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注曰上雖有不君之失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疏曰僖二十四年傳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謂王雖出鄭不敢有之以為國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謂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孰敢放效為之觀經立說故二處不同也引之謹案如范注則是下孰敢效之非孰敢有之矣今案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即僖傳所云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言前此天王

之出雖失天下而諸侯莫敢有其國周道未大衰也今周公出奔則又失其爵位與采邑是不獨上有失位之時而下亦然故曰今上下皆失之矣所謂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存與亡相對存則不失其爵祿亡則失之矣豈過失之謂乎

薦其美也

十七年傳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家大人曰美當爲義字之誤也祭統云唯賢者爲能盡祭之義又云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故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若云薦其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矣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引此並作薦其義

是大夫張也

襄三年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引之謹案張當爲彊疏曰禮君不敵臣陳遣大夫赴會諸侯大夫與之爲盟則是貴賤

之宜而云大夫彊者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彊也案十六年大夫不臣也則不繫諸侯此云諸侯之大夫而謂之彊者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故不繫諸侯以上楊疏是楊所據本正作彊字定六年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范注曰三家侈張而此不釋張字定六年傳釋文張如字一音丁亮反而此無音則作彊不作張可知不然豈有略於前而反詳於後者乎朱梁補石經始誤作張

恥不能據鄭也

九年同盟于戲傳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范注曰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家大人曰方言據定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是諸侯不能定鄭也史記白起傳曰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按據猶安定也

汲鄭伯

十年傳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范注曰汲猶引也鄭

伯髡原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引之謹案汲引之解
義甚迂回鄭伯爲臣所弒而不書弒豈汲引之謂乎汲疑當爲汲汲
者終也見士昏禮及檀弓注古謂以壽終爲得沒魯語曰將壽寵得
沒是也不以壽終爲不沒檀弓曰不沒其身是也鄭伯爲臣所弒是
不沒其身者也而經不書弒而書卒七年傳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
之沒鄭伯沒鄭伯者卒鄭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壽考曰卒卒猶沒
也沒與汲形相似而誤耳

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 亦病矣

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傳曰非圍而曰圍齊句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

與音餘監本與誤作焉今據陸音楊疏唐石經改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引之謹案非圍而

曰圍齊句絕有大焉亦有病焉者猶言大齊也亦病齊也病齊謂罪
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者承上有大焉而言言齊若非大國何須諸侯
同圍之也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者承上亦有病焉而言言諸侯既

同罪之則齊亦有罪矣僖六年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文義略與此同范讀非圍而曰圍為句齊有大焉為句又以亦病矣為病諸侯與上文不合皆失之

車軌塵

昭八年傳車軌塵范注曰塵不出轍家大人曰范以軌為轍非也車轍塵則文不成義予謂軌者循也謂後車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史記天官書月五星順入句軌道謂順入大微循道而行也韋昭注漢書亦誤解軌字辯見讀書雜誌史記又云其逆入句若不軌道謂逆入大微與不循道而行也彼言軌道猶此言軌塵且車軌塵與馬候蹄對文則軌非車轍明矣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傳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范注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引之謹案注字義不可通注當為詳詳字左旁草書與之相似右旁與主相似故詳誤為注詳乎志者詳于志也已書楚師滅蔡又書執

蔡世子友以歸又書用之一事而志之甚詳所以惡楚子之強暴也故曰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春秋之義甚美甚惡皆詳其事成九年襄三十年傳並曰詳其事賢伯姬也此傳一事詳乎志所以惡楚子也皆謂詳志之以示法戒范云一事輒注而志之注亦當爲詳謂詳其事而志之也釋文注乎張具反又之住反則唐初已誤爲注不始於石經矣

奔而又奔之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傳曰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家大人曰此言蔡侯之祖父皆爲楚所殺及其出奔乃又不奔他國而奔楚是忘祖父而自安於讎國故惡而貶之也范注曰奔旣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失之

此皆無公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注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

皆天命使魯無君爾疏曰叔倪之卒事無公而曰皆何解經言宋公

佐卒于曲棘傳言邠公也今叔倪復卒傳曰皆無公也傳上疑脫故字引之

謹案無公乃宋公叔倪之事故曰此皆無公下句方言天命耳豈得

亂其次序而曰此皆天命使魯無君乎今案無公之無當讀讎讎古

謨字爾雅曰謨謀也集韻謨古作讎管子形勢篇讎巨者可與遠舉

謂謀大也說見管子雜志讎公者謀納公也言違天者不祥宋公叔倪之死

皆以謀納公故故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讎公也謀納公者皆死則

是天之不使公還非我不納公也故曰是天命也非我罪也上文宋

公佐卒于曲棘傳曰邠公也注曰邠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

于曲棘者欲謀納公訪也讎也皆謀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退而屬其二三大夫

定十年傳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

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范注曰屬語也家大人曰書傳無

訓屬為語者屬會也聚也孟子梁惠王篇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

春秋順民篇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其
二三大夫但言會齊之諸臣下曰字乃及齊侯之語耳屬而後語屬
非語也

經義述聞第二十五